

09

understand
懂得

思存

PEIWOSICUN

匪我

原来我以为这世上最容易的一件事，
就是忘记。
后来我总算明白了，
原来这世上最难的事，才是忘记。



佳期如梦之

今生今世

TOGETHER FOREVER

女性情感压卷之作
当文字也开始哭泣
因为相知，所以懂得
因为懂得，所以放手

09

FEIWOSICUN

匪我
思存 著

佳期如梦之
今生今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佳期如梦之今生今世 / 匪我思存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594-0256-1

I. ①佳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5389号

书 名 佳期如梦之今生今世
作 者 匪我思存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沈滢颖
选 题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特 约 编 辑 单诗杰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 面 绘 图 三 乖
封 面 设 计 80零·小贾
版 式 设 计 段文婷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98千字
印 张 8.5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,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0256-1
定 价 36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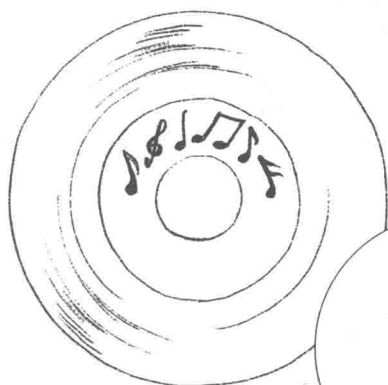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Chapter 01 彩云易散 _ 001

Chapter 02 时光似水 _ 103

Chapter 03 情深可期 _ 187

尾声 今生今世 _ 257



Chapter

01

彩云易散

【一】

“守守。”阮江西仿佛下了什么决心，终于告诉她，“易长宁回来了。”

守守的脸色比江西预想的要平静很多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反问了一句：“是吗？”

“我昨天在学校遇见他，他回来参加一个研讨会。”阮江西有点唏嘘，“三年了，他好像一点都没变。”

三年——这样漫长，又这样短暂：漫长得仿佛已然天荒地老，所有的前尘往事，不过是漫漫烟尘，扑上来，呛得人没头



没脑，呼吸艰难；短暂得却仿佛只是昨天，一切清晰得历历在目，几乎令人无法面对。

三年前她多懒啊，胸无大志。而江西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什么都要做到最好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不管是专业课，还是基础课，甚至连学校最有哄台传统、嘘声四起的“广院之春”晚会上，江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雷鸣般的掌声。而她成天混大课、抄作业，阮江西偶尔怒其不争：“守守你将来怎么办？”

守守笑嘻嘻地说：“一毕业就结婚，然后让易长宁养我呗。”

阮江西被气得咒她：“要是易长宁不要你了呢？”

“他怎么会不要我呢？”

那样自信满满，却从未想过，会一语成谶。

和易长宁分手的时候她风度全无，狼狈不堪，以至于后来守守一想起来，就会自嘲，这辈子也算是泼妇过一回。只是揪着易长宁的衣襟，放声大哭，不管他说什么就是不放手。

最后给江西打电话，江西赶来的时候，她还独自坐在那里泣不成声。那样的地方，虽然服务生都目不斜视，但她知道自己丢脸，可是易长宁那般绝情地不顾而去，她还有什么需要顾忌？

江西二话没说，拖起她就走，把她塞进车子里，一边开车一边恨铁不成钢似的说：“守守，为了一个男人你就这样啊？他不要你了你就这样啊？”

而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会哭，把江西车上的一盒纸巾

都哭光了。江西载她回自己的公寓，扔给她一套睡衣，然后说：“要哭好好哭，出了浴室，你要再哼一声，我立马把你扔回家去。”

那天她在浴室里哭了很久，也许是一个小时，也许是四个小时，因为最后浴缸里的水全冷了。她冻得感冒了，一直没有好，先是发烧，挂了几次点滴，不发烧了，只是咳嗽，断断续续咳嗽了两三个月，又查不出什么大毛病。这一场病，虽然不是什么大病，可是整个人就瘦下去了。

遇见纪南方是在会所大堂，一堆人众星捧月，而他个子高，即使在人堆里也非常抢眼。守守看到他，正犹豫要不要打招呼，他也看见她了，突然止步，“咦”了一声，就说：“守守，你怎么瘦成这样？”

一帮人早就哄然大笑，有人说：“南方，瞧你把人家小妹妹折磨的。”

也有人认识她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别瞎扯了，这是南方的妹妹。”

另外有人就叫：“南方你还有妹妹啊？是不是叫北方？”

纪南方笑骂那人：“滚！”回头向那帮人介绍，“这是叶慎守，我妹妹。”

那帮狐朋狗友都是见多识广的，立刻就有人想起来：“慎字辈啊，是叶家人？”更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恭维：“哟，昨天我们还跟慎宽一块儿打牌呢，没想到他妹妹这么漂亮。”

叶慎宽是她的大堂兄，叶家长房长子，自然交游甚广。一帮人立马集体认下了这妹妹，二话不说拉她一起去骑马。



其实他们人人都带着女伴，纪南方也不例外，是一个艳光四射的女子，漂亮到令守守总觉得眼熟，想来想去，终于想起来好像是选秀出身的某新星，只记不起来她叫什么名字。那女子倒是很落落大方：“叶小姐可以叫我可茹。”

这下提醒了守守，终于想起她的名字叫张可茹，于是客客气气称呼她：“张小姐。”

只没想过这位张小姐从来没有骑过马，被扶上马背后大呼小叫，只差要哭了，害得骑师教练一头冷汗：“张小姐……张小姐……请您放松一下，你这样紧紧抓着缰绳，马会比你更紧张的。”

守守并没觉得好笑，她第一次骑马的时候还很小，根本不知道怕。二伯带她和几个堂兄去军马场，真正的大草原，纵情驰骋，那种无拘无束，只有天高云淡，四野旷阔。呼呼的风声从耳旁掠过，直想叫人放声高歌。事实上她也真的唱歌了，跟几个堂兄一块儿，从《打靶归来》一直唱到《潇洒走一回》，最后连嗓子都吼哑了，可是很快乐，非常的快乐。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没有办法形容，也很轻易地渲染了一切。连一向不苟言笑的二伯，也跟他们一块儿唱起“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

纪南方养着一匹十分漂亮的温血马，从马厩牵出来的时候守守只觉得眼前一亮，高大神骏，真正的德国汉诺威。其实纪南方和叶慎宽一样，吃喝玩乐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会。就这匹血统恨不得可以算到祖上十八代的名种，就看得守守赞叹不已：“前不久我在电视台实习，做一档体育节目，郑重其事地访问了几个马术俱乐部，都没见着这么好的马。”

纪南方只是嘲讽：“一个丫头，做什么体育节目？”

守守不服气：“有本事你叫奥运会不准女选手参加啊？性别歧视！”

永远是这样，她跟纪南方待一块儿超过半个钟头，就会开始吵架。

小时候他还肯让着她一点，因为她小，又是女孩子，所以他根本不屑跟她吵。等他从国外回来，她也在念大学了，过年的时候他陪他父亲来给她爷爷拜年，长辈们在楼上说话，他跟她几个堂兄在楼下闲聊，偶尔聊到舒马赫，她插了句话，两个人于是铆上了。她口齿伶俐，而他反应迅捷，两人从法拉利车队一直激辩到巴赫Chaconne的三十二个对称变奏，犹未分出胜负来。最后还是她另一个堂兄叶慎容忍不住，“哧”的一声笑出来：“瞧瞧他们两个，像不像斗鸡？”

叶慎宽哈哈大笑，纪南方不由得也笑起来，但心有不甘。这次辩论不了了之，但第二次重逢，两人不知道为什么事，又开了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从此叶慎宽只要看到她跟纪南方碰一块儿，就会掏出烟盒：“你们先吵着，我去抽支烟。”

她一时气结。其实叶慎宽跟纪南方还有他们那群人都永远拿她当小孩子，她刚开始跟易长宁谈恋爱，叶慎宽知道的时候非常意外：“丫头，你还小呢。”

她有点气鼓鼓：“我马上就十九了，还小什么啊？你十九岁的时候，女朋友都换过好几个了。”

这句话差点没把叶慎宽给噎死，后来叶慎宽对纪南方



不胜唏嘘：“哎，连守守都开始交男朋友了，我们真是老了。”

“扯淡！”纪南方对当时怀抱美人、杯满醇酒的叶大公子嗤之以鼻，“你不过就比我大两岁，这么早就想着金盆洗手浪子回头？那还不如现在就回家陪媳妇去。”

“你别说，”新婚不久的叶慎宽不无得意，“结婚还是有好处的。为什么？玩起来方便啊。只要你媳妇不说话，老爷子一准睁只眼闭只眼，反正连自己老婆都不吱声，老头还能说啥？所以南方啊，结婚吧，一了百了，这就是结婚的好处。”

纪南方身边也有女人，她于是半嗔半恼，说：“哎哟，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真是坏透了。”

纪南方倒毫无顾虑，捏住她的下巴哈哈大笑：“我们这帮人啊，个个都坏透了，你呀，是落入虎口了。”两个人一时笑一时闹，腻成一团。

这天骑马，倒出了小小的意外，张可茹最终还是从马背上摔下来，把脚给扭了。不知有没有伤到骨头，但当时张可茹摔在沙场里，半晌站不起来。

众人都没有在意，连纪南方都只是给司机打了个电话，叫他送张可茹去医院，唯独守守说：“我陪她去医院吧。”

这下连张可茹都十分意外，连声说：“叶小姐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，你好好玩，别扫兴。”

“我陪你去。”守守执意。

纪南方也没太放在心上：“那你陪她去吧。”随口嘱咐司机，“照顾好叶小姐。”

守守啼笑皆非，明明张可茹才是受伤的那一个。上车之后张可茹有点歉意：“真的没必要，这样麻烦你。”

守守倒觉得心中有愧，其实她本意不过是想找个借口开溜而已。就因为这点愧疚感，她很认真地陪张可茹挂号，扶她进电梯，拍完片子后司机帮忙去取，她陪张可茹一块儿坐在长椅上等，结果有护士路过，立刻认出张可茹来，很尽责地发出粉丝的尖叫，然后一堆人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要签名。

张可茹没什么架子，笑吟吟地帮他们签名，守守被隔在一堆人外头，她甚少有这样被冷落、被排除在外的时候，不由得觉得有点好笑。其实这张可茹很年轻，比她大不了多少，眉目如画，精致的一张脸，小小的，上镜一定好看。

回去的车上张可茹却皱起眉头来：“这下好了，十天半月开不了工，回头公司一定骂死我。”

她很怕她的经纪人，据说是行内最有名的脸酸心硬，捧红无数大牌，所以一呼百应，张可茹怕他怕到要死。张可茹非拉着守守跟她去吃饭：“要死也先做个饱死鬼，等我吃饱了再给他打电话，省得他骂得我吃不下饭。”

这样精致漂亮的一个人，发起嗲来更是楚楚动人，守守禁不住她软语央求，陪她一块儿去吃饭。

张可茹是湖南人，吃辣，守守也嗜辣如命，两人对了口味，吃掉一桌子菜。张可茹吸着气，唇色殷红欲滴，嘴角微微一翘，说不出的妩媚好看：“真痛快，平常不让我吃，说怕坏嗓子。”

守守一时好奇：“连吃都不让随便吃？”



“是啊，也不让吃多了，天天就是沙拉啊水果啊，我上次忍不住吃了一对鸡翅，结果形体教练让我在跑步机上慢跑整整三小时，哎呀惨死了。”

二十出头的女孩子，到底还有点孩子气，扮了个鬼脸：“反正我这次是罪无可恕，索性犯法到底。”

这么一说，守守觉得张可茹其实也蛮有趣的。

她很少跟哥哥们的女伴交往，其实也是家教使然，因为哥哥们的女伴永远只是女伴，从来不会有身份上的改变。

记得几年前叶慎宽曾交过一个女朋友，当时非常的认真，跟家里闹翻，搬出去住。最后的结局仍旧逃不了是分手，那是她第一次看到风度翩翩的大堂兄失态，他其实并没有喝醉，端着茶杯，站在花房兰花架子前，将一杯滚烫的毛尖随手就泼在那株开得正好的“千手观音”上头。

而他的笑容微带倦意：“彩云易散琉璃脆。守守，这世上美好的东西，从来没办法长久。”

当时她大约只有十五六岁，皱着眉头有点愤愤：“大哥你太轻易放弃了，真爱是无敌的。”

现在想想，真是幼稚得可笑。

她跟张可茹也并没有深交，隔了两个月，偶尔遇到纪南方又带着张可茹一块儿吃饭，张可茹见着她，忙从手袋里取出几张票，笑着说：“上次的事还没谢谢你，这是我的演唱会，就在下星期，捧个场吧。”

守守当然接过去了，她同学朋友多，转手就送了人。

所以张可茹的经纪人赵石给她打电话的时候，守守觉得非常意外。

她的手机号并没有多少人知道，赵石打到她实习的栏目组，然后辗转问到号码。赵石虽然是圈中名人，不过这种过程一定很复杂、很艰难。而他的措辞很客气，也很小心。接到电话之后，她静静地听他讲完，沉默了几秒钟，才说：“那么，我去医院看看她。”

其实她真不该蹚这种浑水，但有那么一刻她心软了，因为自己也曾动过这样的傻念头，在易长宁不顾一切而去的那一刹那。

张可茹住在私家医院，她的经纪公司很小心，并没有让传媒发现这件事。守守带了一束花去，张可茹瘦了很多，一张脸更显得只有巴掌大，没有化妆，脸色显得很苍白，看到守守的那一刹那，眼底里只有一片茫然，倒显得有种少女般的稚气。

守守把花插起来，张可茹终于怯怯地问：“他还好吗？”

守守整理着花枝，新鲜的红玫瑰，绽放得那样艳丽，那样甜美，可是，明天就会凋谢了。如同大堂兄所说，彩云易散琉璃脆，这世上美好的东西，从来没办法长久。

张可茹见她不说话，有点慌张，问：“他是不是生气了？”

守守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凝视着张可茹漂亮的大眼睛，然后叹了口气。

张可茹像只受惊的小兔子，不知道她要说什么。

守守不过把纪南方这么多年的女朋友们描述了一遍，有些是她亲眼见到的，有些是她听说的，有的美得惊人，有的也不



怎么美，最长的断断续续跟了纪南方差不多两年，最短的不过两三天。分手的时候也有人哭闹，但纪南方处理得挺漂亮，他出手大方，从来不在钱上头吝啬。

最后张可茹说：“谢谢你，我明白了。”她的脸色已经平静下来，如同刚刚睡醒的样子，眼里渐渐浮起悲哀，“我知道我这样不应该，可我没有办法。”

守守想起小时候读过的词：

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？足风流。

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

——是真的很爱很爱，才会有这种勇气，把一颗真心捧上，任由人践踏。

回家后她给纪南方打了个电话，他那边人声嘈杂，说笑声、洗牌声……热闹非凡，一听就是在牌桌上。守守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生气：“纪南方！我有要紧事找你。”

“啊？”他从来没听过她这种口气，一时倒觉得意外。电话里都听得见那边有人嚷：“南方，四筒你要不要？”

“不要不要。”他似乎起身，离开牌桌走向安静点的地方，嘈杂的声音渐渐消失了，他还是觉得莫名其妙，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“反正是要紧事，”她绷着声音也绷着脸，尽管知道他看不见，可是仍旧气鼓鼓的，“你现在马上出来见我，现在！”

她知道自己有点无理取闹，可是一想到张可茹，她总会想到自己。

这样没有出息，这样没有尊严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只哀哀地等着那个人转过头来，但偏偏他永远也不再回头了。

【二】

纪南方接完电话走向牌室：“我有事，得走了。”

“别价啊，我这手气刚转呢。”陈卓尔第一个叫起来，“什么人啊，这么大能耐，打个电话来就能把你叫走？”

雷宇峥说：“谁也别拦着他，一准是办公室打来的，咱爸找他呗，你们瞧瞧他那脸色，《红楼梦》里怎么说来着，‘避猫鼠儿一样’。”

叶慎宽笑得直拍桌子：“雷二！雷二！咱们认得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读《红楼梦》，这典故用得，哥哥我服了啊。”

“滚！”纪南方也笑起来，“我一妹妹找我，急事。”

“哟，什么妹妹呀？”叶慎宽揶揄他，“就这么让你放在心坎上，心急火燎的。”

纪南方正没好气：“你妹妹找我。”

“守守？”叶慎宽十分意外，“她找你干吗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电话里发脾气呢。”

“我这妹妹，打小被惯得。”叶慎宽不以为然，“小毛丫头能有什么事？一准又是没事找事。”

话虽这样说，到底纪南方还是去了，约在一间咖啡馆，服务生认得纪南方：“叶小姐在那边。”

灯光很暗，东南亚风格的矮几上点着蜡烛，浅浅的陶碟里